

林语堂名著全集

第十九卷

语言学论丛

□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第十九卷

语言学论丛

林语堂 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弁 言

这三十余篇论文，是十余年来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随时发表的，仿佛讲学的文字，五年前因穷卖与开明书店。随后偶有关于古音的著作，也收入集中，其中有几篇是不曾发表过的。开明排装如发寒疟，有五日一发的，有数月一发的，也有每春复发的。而我校对也差不多以四季气候为转移，五年于兹。有志者事竟成，今日果然校完，可见人不可无恒心。

这些论文，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，脱离不了哈佛架子，俗气十足，文也不好，看了十分讨厌。其时文调每每太高，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。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，才渐渐知书识礼，受了教育，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。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，开口评人短长，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，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，知有世俗之俗，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，也只莞尔而笑，笑我从前像他。这几篇中能删改的字句，已被我删改了。

关于上古方音的论文有一篇《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》，本应收入此集中，与《燕齐鲁卫阳声对转考》并读的，但是因为已登载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》（中央研究院出版），依例于五年内不得转载他处，所以只好抽出。

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自序于上海。

目 录

弁言·····	(1)
古有复辅音说·····	(1)
前汉方音区域考·····	(14)
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·····	(42)
支、脂、之三部古读考·····	(53)
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·····	(78)
《周礼》方音考·····	(84)
《左传》真伪与上古方音·····	(88)
汉字中之拼音字·····	(127)
读汪荣宝《歌戈鱼虞模古读考》书后·····	(137)
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·····	(148)
答马斯贝罗论《切韵》之音·····	(156)
珂罗偈伦考订《切韵》韵母隋读表·····	(182)
闽粤方言之来源·····	(190)
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·····	(202)
印度支那语言书目·····	(206)
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·····	(224)
北大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·····	(234)

方言字母与国语罗马字·····	(250)
汉字索引制说明·····	(254)
汉字号码索引法·····	(261)
末笔检字法·····	(263)
图书索引之一新法·····	(267)
新韵建议·····	(276)
新韵例言·····	(280)
新韵杂话·····	(284)
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·····	(286)
编纂义典计划书·····	(292)
论翻译·····	(304)
关于译名统一的提议·····	(322)
论注音字母及其他·····	(329)
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·····	(332)
辜恩的外国语教学·····	(342)

古有复辅音说

中国今日的语言,普通没有复辅音(“复辅音”如西洋语言中 plan, plow, cloud 的 pl, cl), 所以素来的古音家未尝有古有复辅音的假定。所以他们虽遇有极明显复辅音的证据, 往往当他们为叠韵字之变相, 或只是反切之一例, 无论如何总是对他们无正当的了解。故如“螳曰突郎”, 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只以为本于反切; “《诗》以不来为狸……《尔雅》云不律谓之笔。”刘玉麟《璧斋遗稿》说“皆反音也”; 宋景文《笔记》反说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话: “孙炎本俚俗作反切, 谓团曰突栾。林逋诗: ‘团栾空绕千百回’, 是不晓俚人反切而变突为团, 亦其谬也。”我们不但相信孙炎作反切系本俚俗, 并且绝对不能承认变“突栾”为“团栾”有什么谬与不谬之可言。以今日我们知道外国文的眼光看他, “突郎”“突栾”“不来”当是含着复辅音无疑, 应拼做 tlang, tluan, blai (bli)。在中国古语之真相未明时, 我们很不应该断定其必与今日中国语之面目相同(如章氏说)。这有两层缘故。第一, 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时代与今日相去甚远, 在二几千年前难说这语言没有经过一番大变化。第二, 因为中国文字素来非用字母拼音, 所以就使古时果有复辅音, 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来(譬如用罗马字

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，无待详辨）。我们切不可因为“看他不着”，便以为“没有这回事”；因为“不见”便以为“无有”。字体构造上少了这种明白的表示，当然是研究中国古音人的不幸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考证研究他。

研究古有无复辅音的途径，大略可分四条：第一，寻求今日俗语中所保存复辅音的遗迹，或寻求书中所载古时俗语之遗迹。第二，由字之读音或借用上推测。第三，由字之谐声现象研究，如 p, t, k 母与 l 母的字互相得声（如“路”以“各”得声而读如“路”）。第四，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做比较的工夫，求能证实中原音声也有复辅音的材料。最可惜的就是，除去一条暹罗语中 klong（意为一卷，一圆筒）能证明中国语“孔——窟窿——孔宽”的关系以外，未能多引例证；此外如汉朝经音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，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，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缺舌的话，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。我们能有几条长言，短言，急言，缓言，语声在前，语声在后，实是偶然的幸事，非可勉强求之。

按古有复辅音说，英国支那学家 Edkins 已经说过，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谐声上 p, t, k 母与 l 母互相关连的一事，虽然据理类推似为切当，而孤这一条，我们总觉得不足以充分明证此新奇的假说。我研究此问题的发端，实与 Edkins 相同；于未知氏学说时已由谐声现象引起我的注意。后来由各书中找得各种证据材料渐多，而此新说似渐觉可以成立。但是所缺憾的，就是书中所找出来关于方言的记载，未能全数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实证（所能证实如今日上海北京“孔”俱作“窟窿”的极少）。这方言上的实证有极大的用处：一，因为发音状态非耳闻不可，书中汉字所表，于音声上未免有点模糊（例如“滴预”之发音）。二，若果书上所说的

不误，当然有于今日方言证实之可能，殊不应因循抄袭，而无独立的客观的观察。且方言中亦应有同样之例，为未经文人所记述保存的。所以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，也是希望能得海内同志，赐以证实此说的方言材料。

在未把证据列明以前，我们有一样须明白或是须研究的，就是几个叠韵语的历史。“孔”一语之外既有“窟笼”又有“孔宠”，“孔宠”就是叠韵语。至于此叠韵语何自而来，逆测当是出于“窟笼”：由单音字“歧分”为双音字，Klung > k'ulung > k'unlung (durch Spaltung)。中国语好用叠韵语，非叠韵语可以变成叠韵，而已成叠韵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叠之韵失去，所以说“窟笼”变入“孔宠”比“孔宠”变入“窟宠”较合理之自然。叠韵(就是所谓 vokalharmonie 并不限于中国语)本是由非叠韵变来的，如“孛生”之读为“孛宣”，(《方言》卷三，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鰲孛……赵魏之间谓之孛生，郭音“苏官反”)“堀坎”之变为“圻坎”，(《仪礼》堀坎注“今文堀为圻”)。厦门话“龙眼”(即桂圆)之读为 geng-geng < leng-geng < leng-gan < liong-gan。此种“孔——窟笼——孔宠”的变化，也不过是“韵变”(Ablaut = vowel gradation)的现象与西洋语言的“韵变”无甚相差，“孔宠”就是“圆满级”(Vollstufe)，“窟笼”就是“缩减级”(Reduktionsstufe)。我们还有几条同样的例，如下：

孔——窟笼——孔宠
团——突栾——团栾
顶——滴预——顶预
螳——突郎——螳螂
○——突礲子——魁礲子(傀儡)

但是叠韵字的发生历史，不必尽与复辅音字有关系。倘是没有明白复辅音的证据，我们不能单靠叠韵，证明该语之原有复辅音。我们今日知道有一个“目”字是名词，又有“目眛”（“看”）一语是动词（《方言》卷六，视，吴扬曰眛，郭注：今中国亦云目眛也），我们切不可据“目眛”的叠韵，而构成“目”字的复辅音。

还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“螳螂”是最古就有的字，是比“突郎”近古。“螳螂”古时确有这种音，但是从古人造字方面推究，我们是找不出来“螳螂”比“突郎”近古的凭据。（按同一“韵变”的“转语”可以同时并在，如西洋的 ablautreihen，同时同一方言中可有“窟笼”而又有“孔宠”，既有“缩减级”而又有“圆满级”，这是很应该的。）从造字一方面考究，我们很难看出来古人是读“螳螂”或是读“突郎”。因为古人并不造“螳螂”两字，只造一个“螳”字，而写“堂螳”时借用“堂”字，犹如古人单造一个“瀑”字而借用一个“布”字以表白“瀑布”。我们固然可以据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，读“螳”为“堂郎”，然而也未尝不可读他为“突郎”（一音）。我们须知道：

“孔宠”的“宠”字是后人加造的

“团圀”的“圀”字是后人加造的

“螳螳”的“螳”字是后人加造的（又作“螳”）

“顶圀”的“圀”字是后人加造的

“穹窿”的“窿”字是后人加造的

古人只有“堂螳”“穹窿”“团栾”“顶”“孔”的字样而已。

（一）古今俗语中之凭据 我现在先把各书中所找出来有关于这问题的俗语，依声母次序叙述于下，然后再说读音，假借，及偏旁谐声的证据。

(A)关于 kl-(gl-)音的:

(1)“孔曰窟笼”。《宋景文笔记》。又《江南志书》太仓州“翻语为字者”条“孔为屈笼”。嘉定县志也有。今日北京上海话都有 k'ulung (“指孔”)这个话。《广韵》董部有“宠”字,注“孔宠,穴也”,这便就是“窟笼”的转语。按“孔”“窟笼”“孔宠”俱有“洞”的意思,而转入“长曲”意义的还有“穹”“穹隆”“弓”“簦笼”(车篷)等字,“穹室”尚有“鼠穴”的意义。在暹罗语这个字已经明明白白含着复辅音,非如今日京语之“窟隆”而已。kloang 圆筒也, kluang 空也,有洞也, kuang 宽敞也,皆华文“孔”之转语。

(2)“角为砮落”。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言什录》之三(未考实)。

(3)“圈为窟挛”。同上。又江南《志书》“圈为屈栾”。堂案:俗语中应并有“圈栾”一语,厦门方音中的“圈栾”不过是“圈”字动词的一“状”(modus),指轻快随便的动作,不在此例。

(4)“云曰屈林”。孙穆《鸡林类事》(《图书集成·方言汇考》引)。按鸡林《辞源》以为即新罗,未知确否,而依孙穆所志鸡林的话都的确与中国话有相关连,如“佛曰孃而”,而“笔曰皮卢”,明明是与《尔雅》的“不律谓之笔”相符。

(5)“𨔵为𨔵𨔵”。《说文》“𨔵”字解为铸塞。《注》:“铸铜铁以塞隙也。”今日北京话补铜铁锅,叫做“𨔵路锅”。

(6)“窟𨔵子亦名魁𨔵子”。《鸡肋篇》。按“窟𨔵”即今日叠韵的“傀儡”。这或者只是叠韵字与本问题无干。

(B)关于 pl-(bl-)音的。

(7)“不律谓之笔”。《尔雅·释器》。郭注:“蜀人呼笔为不

律也，语之变转。”《说文》三“聿”字下说“所以书也，楚谓之聿，吴谓之不律，燕谓之弗”。“笔”字下说“秦谓之笔”。此与郭璞所说地方不同。孙穆《鸡林类事》说：“笔曰皮卢”，可见得中国以北也有这个话。

(8)“狸之言不来也”。《仪礼·大射仪》“奏狸首”郑注：《方言》‘貉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貉’。”郭注：“今江南呼貉狸音丕”。聚珍版《方言》戴东原案：“貉狸转语为不来。”堂按：郑说狸之言不来最能使我们明白古时狸字的呼音。谐声上最奇怪的现象就是“狸”字由“里”得声而兼有“厘”、“藿”二音，“藿”（古“埋”字）“藿”也同是“埋”音，“狸”字也有“厘”、“埋”二音，此 li, bai（埋厦音 bai）二音互相孳乳的关系应当如何解释？有人以为“狸”的“埋”音非得声于“里”。但是既然如此，第一，何以同一字而有两音？第二，何以古时“里”字也有借做“埋”字用？（《庄子·则阳》“灵公夺而里之”。释文“里本作埋”。）第三，更奇怪的，何以无论“狸”字读为“厘”音，或是读为“埋”音，俱有“埋伏”“埋藏”的意义？可见得 li, bai 二音的关系，并不是全出偶然的。（“狸”字读为“厘”音，依《说文》解为“伏兽似狸”，今日的狐狸也是伏兽的一种。读为埋音如《周礼·族师》“相与葬狸”，又《周礼》用东西沉在水里祭川泽叫做“沉”，用东西埋在土里祭山林叫做“狸”，“藿”字解为“风而雨土”，“雨土”也不出于埋伏昏暗的意义，所以说无论读 li 读 bai，皆有埋伏之义。）若是我们假设“狸”有“不来”的古音，由“不来”而转入“埋”音，也不过如郭璞所谓“江南呼貉狸音丕”，及“窟笼”之转入“孔”同类的例而已。

(9) “风曰孛纚”。《鸡林类事》。《说文》风从虫凡声，凡声本是收 m 音“凡”韵。（这地方《说文》固然不定可靠，然而也不能说是出于情理之外。）刘熙《释名·释天》“风，兗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，风汜也。……”“汜”字也是收音 m “陷”韵。刘熙举他以与“蹶口开唇”的“放”字相对，可见“合唇”二字所指乃指收 m 音。又“风”字在《诗经》用韵上共见六次，而惟有与“林”、“心”、“南”、“钦”收 m 字为韵。又“岚”、“嵐”二字风声而在“覃”韵，读如“南”，此正与以上“孛纚”的“纚”音相符。按章太炎《文钞》（卷四页四十八）说：“江宁言风音犹作方林切。”所以风字古有岚，南 lan 音，事实上似甚明了。既是如此，又不能不相信“风曰孛纚” blam 的一句话了。据我的意思这个不但帮助我们明白“岚”“嵐”何以有“南”音，并且使我们较易懂历来最难解的，“风马牛”三个字。“风马牛”或者就是“婪马牛”（服注“牝牡相诱谓之风”）。“婪马牛”当然是“不相及”的了。

(10) “蒲为勃卢”。《方言杂录》。按《越绝书》“拔勃卢之矛”，勃卢矛名。至于《礼记·中庸》“蒲卢也”的“蒲卢”，及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“于是发鲸鱼铿华钟”的注说有兽叫“蒲牢”，这都是叠韵字，但或者与矛名“勃卢”不无转注的关系，因为野人矛上常有野兽的雕像，带有迷信的作用（如以上所引《后汉书》注的例便是），因其有“蒲卢”的像或图画而名他为“勃卢”。《方言杂录》所谓“蒲为勃卢”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苇有此称呼。

(11) “蓬为勃笼”。同上。（未考实）

(12) “槃为勃阑”。同上。（未考实）

按此外《方言杂录》尚有“旁为步郎”一条，此语未知出自何处。倘是所指的是“走廊”的“步郎”，当然不能牵强附会做“旁”字解，不知道今日方音是否果有“步郎”的话。今日北京土话“旁边”叫做“旁毕喇（喇上声）儿”（pa'ng²-pi-la³-er）很有可参考的价值。又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惠王阍”，《索隐》说，本作“母凉”，这虽与以上的例有点儿类似，而“母”字“虞”韵与以上“勃”“不”“屈”等字截然不同，又“阍”之为“母凉”，或者就是与“越”为“于越”，“吴”为“句吴”，“丛”为“訾娄”，“邾”为“邾娄”同例。又今日广东话中有 bamblang 一成语（意思为“全”、“都”），似含有复辅音的痕迹，但是其原因何自而来，未曾加以详考。

(C) 关于 tl- (dl-) 音的。

(13) “团为突栾”。《江南志书》。宋景文《笔记》论林逋诗变“突栾”为“团栾”的话，我以上在这篇的开头已经提到了。“团栾”的话在今日话中当然是有，我想若详细考查“突栾”的话也应该有，因为《江南志书》有记载。

(14) “螳曰突郎”。《容斋三笔》。可见得宋时尚有此语。“突郎”就是“螳螂”的转注语。古只有“螂”字或者就是要代 tlang 一音字。

(15) “顶为滴颞”。《方言杂录》。按“滴颞”字样他处未见。但是《广韵》顶字下说“顶颞头上”。《玉篇》“颞”字说，“顶颞也”。“顶颞”应为“滴颞”的转语。

(16) “铎为突落”，同上。（未考实）

(17) “秃说秃驴”。厦门方音。发音为 tut-lu 或为 tlu。

(二) 读音及异文的凭据 此外从读音及文字借用上，我们

也有些古有复辅音的指明。第一，就是“𪔐”字依《说文》从“𪔐”省来声，一音来而又一音“郃”。我们很应该问：此字既读“来”，何以又读“台”？《经籍纂诂》“郃”字下引《晋书音义》下说“𪔐音郃，在始平，一音来”。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其母有郃氏女”，《正义》“郃一作𪔐”。此等“𪔐读曰台”，“𪔐读与台同”，“𪔐”字或作“台”，“台即𪔐，古今异字耳”，地方甚多，俱见《经籍纂诂》“郃”字下。我很要知道今陕西的武功县故𪔐城在本地方音如何读法。

《春秋》庄公三年《左氏》作“公次于滑”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并作“公次于郎”；桓十七年，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“及齐师战于奚”，《谷梁》作“及齐师战于郎”。我们固然不敢很大胆的据以上“勃笼”、“突栾”、“突郎”的例说古音应为“滑郎”（以解明“滑”“郎”异名同指一地），然而我们要记得此种的解释不是完全无理的，因为《春秋》诸传屡有以一字代表双音地名的，如“邾娄”作“邾”之类，所以“滑郎”作“滑”作“郎”并不为奇。并且我们要记得如赵坦（《春秋异文笺》作者）依据《韵补》以“滑”为“皆”部入声，而以支，脂，之……古音皆为一部，可与“阳”“唐”通转的话来解明“奚之转郎”，与“滑之转郎”，是绝对不通的。两个不通假定之中，还得以“滑郎”的假定为较近情理。

（三）文字谐声的证据 我们从以上既得了多少明显古有复辅音的证据，现在来论偏旁谐声一类的证据，可以说较有可靠的立场了。偏旁谐声屡以 p, t, k 母与 l 母的字连带起来，我在这篇首已经说到。我现在可以举几个最平常的例：

以“果”声（k 母）谐“裸”（l 母），参考“菓”。

以“各”声(k母)谐“路”、“洛”、“略”、“赂”……(l母),参考“客”、“格”。

以“束”声(k母)谐“兰”、“澜”,参考“谏”。

以“金”声(k母)谐“殄”、“敛”、“脸”,参考“检”、“俭”。

以“兼”声(k母)谐“廉”字。

以“监”声(k母)谐“览”、“滥”(l母),参考“鑑”(“鉴”同)、“览”。

以“降”声(k母)谐“隆”(l母)。

以“京”声(k母)谐“凉”、“凉”~~凉~~“亮”同)(l母)参考“景”。

以“鬲”声(l母)谐“隔”、“膈”。

以“娄”声(l母)谐“嫫”、“履”(k母),参考“屡”。

以“稟”声(p母)谐“懔”、“廩”(l母)。

以“睦”字(b母)与“陆”字(l母)为同谐声字。

以“缪”字(b母)与“戮”、“廖”、“寥”(l母)为同谐声字。

以“童”声(t母)谐“龙”字(l母),参考“宠”字。

这种的谐声法子,我们不得不算为奇特了。有人以为古人造字谐声,本只取其韵脚,并不涉及声母——以古人造字杂乱无章解他,这当然是很省事的解法。但是此种解法,总不是我们所当赞成的。表面上的杂乱无章,若加以详细考查,都常能呈现出有条理的现象。即以本条而论,如果古人造字尽是杂乱无章(只谐韵母,不谐声母),何以p、t、k不可互通(“百”不能谐“克”音)而独各与l互通呢?我们在还没详细考查一切现

象之先，很不愿意承认这句话：表面上愈杂乱，愈不规则，愈是我们寻找古音的好机会。谐声每谐声母，这是通常的例（如“俞”、“愈”、“列”、“例”），即有今日声母不同的也都发音上容易解明，如 s 与 t 互换（“是”谐“提”、“题”；“尚”谐“党”、“棠”、“倘”），又如 k 与 h 互换（如“皆”、“谐”；“可”、“何”；“曷”、“葛”），独此 p, t, k, 与 l 互换不能以平常发音学理解明他。平常既每谐声母，在此地就不能随便假设他是例外，是无条理的不谐声母了。若承认其谐声母，就我们除去假设古有 pl, tl, kl (tl 音特少) 音以外，差不多没有别法可以解明他。

西洋语言史中由 p, t, k 变入 l 音的例，据我所知道的，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见过，而 pr > p, fl > f, kl > hl > l 倒是有几个例。

(1) (spr > sp) 英文 speak, spake, speech 原出于古英文 sprekan, spr̄xc, speech. 古英文并用 sprekan, specan, 后来中古英文时代才单用没有 r 的字。今日德文 “sprechen” “sprache” 尚保存那个 r。

(2) (spr > sp) 莎士比亚尚有 “spark” 一字，意思为“活泼的少年”其字原为 sprag。中古英文有 sparklich, 同时又拼做 sprakliche。据此种乃是 r “倒置” (metatense) 的现象，略与上例不同。

(3) (br > b) 英文 bird 出于古英文 brid. 与上同例。

(4) (fl > f) 英文 feeble 出于中古的 feble, feble 就是与拉丁 flebilis 同语。古法文 foible, 方音作 foible. 意大利文 fievole (同意义) 由拉丁的 l 变为 i (fl > fi) 是照例的。

5) (kl > bl > l) 英文 loud, 拉丁 in-clutus (“著名”), 希

希腊 klutos (“著名”，) 古英文 blud。凡印欧的 k 变成英文的 h，所以 kl 变成古英文的 bl，今英文的 l。这种 kl>hl>l 的例很多，我以下再举几个。

(6) (kl>hl>l) 英文 laugh，古英文 hlehhan，希腊 klagge (“唱”、“嚷”。)

(7) (kl>hl>l) 英文 lean，古英文 hlænan，拉丁 clinare，in-clino。

(8) (wr>w，或 r，或 fr) 德文 rasen (“草地”) 出自中古德文 rase，在北方德文为 frasen，中古时北方德文为 wrase。此外又有南方俗语之 wasen，依 Kluge 当出于最古德文之 wrasa。wrasa 之变 wasen，就差不多与 klung (窟隆) 之变 kung (孔) 同一道理。

结论 据以上所述事实，我们可以说“古有复辅音说”有两种证据，直接的与间接的。直接的如暹罗语之 klong、kluang、kuang 可谓保存中国古语复辅音最明白无疑的凭据。又如古今俗语中“突郎”、“突栾”、“屈挛”、“勃兰”、“砭落”（代“螳”、“团”、“圈”、“槃”、“角”）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凭据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宋景文所记等成语之第一字皆入声字，且发音极速，与 tl、kl、pl 之 p、t、k，发音最近，此等“窟隆”、“突栾”之字或为“孔窕”、“团栾”之所自出，或与“孔窕”、“团栾”为同系异级之转语（参观篇首所谓“圆满级”、“缩减级”）。“孔”、“团”等字在古俗语中确有 klung、tluan 之读法，春秋地名“公次于滑”，或者也只是“滑郎”之省文，与古以“瀑”代“瀑布”，“棣”代“唐棣”同。klung 变为“孔”与并“不可”为“叵”，并“葵藜”为“茨”之原理略同。“狸”当有 bli (>